

雜記上

湖北通志卷一百七十一

案嘉慶志有雜記四卷所采鬼神怪誕之事稍從刪汰而益以府州縣志及各書隨文錄之爲上下卷不復編次其有已採入志而仍載者文有詳略義得互見也

荀瓌字叔偉潛棲卻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渺然而滅述異記原注

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爲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日郡中大設於眾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眾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所叱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冥白龍即見長數百丈咸見之錄異記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一

西川韋相公皋昔遊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公而恭事之禮如父叔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侍於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累不行乃易居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君季父書云姪皋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察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畱請不相見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暝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命青衣從往韋以曠覲日久不敢偕行乃固辭之遂爲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畱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暨五年既不至玉簫乃默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泊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指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公鎮蜀

到府三日詢鞠獄情滌其寃濫輕重之繫僅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家荆寶否公曰深憶之姜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羈縲答曰自辭違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爇廨舍牌庫印等韋公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便與雪寃仍歸璽綬乃奏授眉州牧勅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紱其榮畱連賓幙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經葺焚數週方問玉簫何在姜牧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畱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畱贈玉環詩曰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畱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公聞之益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果至謝曰承僕射寫經供佛之力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二

旬日便當託生卻後十三年當爲侍妾以謝鴻恩臨訣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響附瀘夔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眞姜氏之玉簫也其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畱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雲溪友議

案白茅堂集崇禎中鸚鵡洲尙未崩土圯見西川節度使韋皋妾墓誌小說玉簫之事未爲盡誣矣

何敬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人小有過愆鮮獲全宥者何嘗因薄莫與同輩戲于小廳中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于手中謂諸僮曰誰敢碎此何時餘酣乘興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于石階之上錚然毀裂羣豎迸散無敢觀望翊日李衙退視事責碎硯之由

主者具以實對李大怒卽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見何有奇相每曰異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旬日之閒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中一烏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烏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最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詔來能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洎成立擢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烏翻然而下食何掌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算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南唐近事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任官鄂渚而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亟遷於黃鶴樓始免身生男卽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遙望樓際若有光景氣象云

青箱雜記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澈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興卽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卽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及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開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其家取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至今藏于軍資庫中子瞻有詩記之

聞見近錄原注

吳琚字居父谷中云吳琚工扁榜鄂渚有壓雲二大字極工史嘗見壓雲二字搨本初疑爲于湖得意書字略可比寶晉琴臺

皇宋書錄

甲辰春三月陳理銜璧出降上入武昌城取陳氏所藏金花子銀

花子賞士卒于黃鶴樓下至今人呼其處爲花子街又駐蹕於封
建亭謂此當封楚王後果然一統肇基錄

王師入武昌友諒愛妃欒氏投臺死內入卽其屍埋臺下軍校毀
臺忽聞太息掘地見屍卽妃也一校脫其金鴻戲藻衫去或曰一
兵胡德又裨將陸純夫私其宮娥奪臂上玉盤螭張景山入僞宮
取金照珠玉鎮獅等物後皆案以法逐鹿記原注

楊中丞一清居京師時其友王溥武昌人也計偕而來嘗同逆旅
禮試已畢比將徹闈中丞夜夢入府院中左右文書狼藉滿案有
一文秩卽啓視之卽試錄展覽始末悉便記憶旣覺卽如溥言曰
公等成敗吾已卜矣溥戲詰之具白其故溥曰當有溥否曰無也
曰武昌一郡當得幾人曰合有二標一在通城一在江夏溥曰誰
爲第一曰當是吳人又問其次曰海南邱公雅所稱賞是其人也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四

溥曰頗憶其文乎便了了誦之一無遺脫且曰曩論式唯是一篇
今歲文場當有聯璧溥笑曰公言若驗可謂通神旣而溥果下第
第一人乃是松陵趙寬廉使其次卽孫光祿交蓋邱公門士也謂
二標者通城劉紹元江夏許節檢閱文錄得論二篇其他記誦不
爽豕亥溥大驚異明年甲辰溥始登第尋亦仕爲南康太守吳林
吳偉江夏人別號小仙入供奉仁智殿其畫人物出自吳道子縱
筆不甚經意而奇逸瀟灑動人山水樹石俱作斧劈皴亦大遒緊
宜畫祠壁屏障閒至於行卷單條恐無取也藝苑卮言原注

江夏吳偉號小仙以畫名世武宗賜號曰畫狀元當其童時鬻於
人家爲伴讀年七歲纔入塾便伸紙作小畫一幅題其額曰白頭
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師見之大奇然則

偉亦天授非人力也

雪濤詩話原注

熊公廷弼嘗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
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罍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
佳篇輒浮大白用志賞心之快遇荒謬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
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
游戲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鬪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
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
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桂枝兒
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跼蹐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干
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
供枯魚焦腐二盞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
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
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眞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噉

拾飯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
人毋忘也求援之事竝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
馮偃僕祇授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
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
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馔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
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
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
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
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早舁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
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
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
消之英雄舉動不令人易測如此

武昌小南門外獻花寺僧自究病噎百藥不效臨歿謂其徒曰我
毒罹此患胸腹必有物爲祟逝去剖去殮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
如教得一骨如簪取置經案久相傳示閱歲適有戎帥寓寺從者
殺鵝未斷其喉偶見其骨取以挑刺鵝血噴發而骨遂消滅自究
之徒亦病噎因悟鵝血可治數飲遂愈徧以此方授人無不驗者
明太祖破陳友諒時兵環其城寺中忽開異花兵去而菱寺名獻
花以此觚賸原注

武昌府漢陽門內舊有陳友諒廣積倉基今皆爲民居康熙甲子
年有地中掘得黑米者黑如漆堅如石炒之卽鬆碾爲末治膈症
如神價比兼金東軒述異記

田少司寇綸霞說昔官武昌監司遂安毛際可會侯訪之一日遊
書肆見一丐者衣服襤褸而神宇清異臂布囊中蓄鼠數十頭以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六

爲食毛予之錢不受指其囊曰只此足矣得錢無所用也因閱毛
所買書曰此習見書豈不貯腹笥而更買諸肆乎毛益駭其言因
延之坐與論三教九流無不淹貫又索紙自寫其詩盡十番字雜
行草篆隸詩多警策間有隱語後數年夏包子作亂武漢間以其
語驗之皆合毛詢其居處姓名不答顧曰子得遇我幸也我從此
逝矣遂不復見居易錄原注

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不見俄頃獵
得一豹女復見曰可豎其尾於我處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自
孫權始焉獨異記原注

鎮軍謝尙於武昌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竝王虞畫名畫記

治平中武昌縣令鄭前觀覺腠理不寧晝寢曲室夢一老父古衣
冠揖鄭曰君小疾煮地骨皮湯飲之卽愈鄭曰素不奉展何故至

此云我西漢時與君嘗聯局事君已爲二世人我尙畱滯幽壤卽
詢其名氏云前將軍何復或欲尋我所居可來費家園也臨別口
占詩一絕云與子相逢西漢年半成枯骨半成煙欲知土室長眠
處門有青松澗有泉鄭官滿之鄂渚遊頭陀寺山城下小路見叢
薄蔚然問寺僧乃費家園也道次有斷碑字已漫滅惟有何復字
可辨冢前有澗水泊老松數株

括異志
原注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後登進士
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一舍榜爲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稍
進用數年間爲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
寺皆要官權任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終於
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夢溪筆
談原注

武昌舉人葉道復以其父工部主事井叔遺詩來井叔本嘉興人

寓黃州順治己亥進士篤實君子也由登封令入爲兵馬司指揮
其族弟文敏公方霽介于予以詩來質子盡刪其舊作獨取其嵩
山詩五六十篇爲嵩遊集序而刻之又選其己未庚申詩刻之列
其詩于十子中於是井叔之名益噪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辭徵罷
及吏部銓選授虞衡司主事而井叔已前卒年六十餘矣井叔精
爾雅說文學有根柢所輯嵩山志嵩山石刻集記皆可傳

居易錄
原注

井叔未第時酷貧嗜讀書家樊口湖中王宗伯吳廬常扁舟遇之
值湖漲不辨涯涘日已暮聞有書聲出蘆荻中先悲哀而後愉樂
曰此必井叔也迹之果然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嘗有光怪赫然屬天鄉
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罇鐘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
右九乳總三十六於鼓鉦舞甬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

縣令施君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
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郡得背時器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

治淮海集
原注

嘉魚漁人於江心網得一大鐵鈴撼之昏暈欲仆持歸家人試之
則舍宇震搖幾至傾塌驚而投諸地乃止遂持至故處棄焉識者
謂禹治水時有驅山鐸當是此物未知然否秋燈叢
話原注

蒲圻謝中丞鵬舉號松屏年九十二矣猶能乘騎伯子京兆某年
七十趨走膝下若稚子袁石公過蒲圻贈以詩云一行旌節萬人
從爭看前朝老臥龍杞梓梗枿俱朽盡就中留得兩高松兩高松
者石埭畢太保鏘號松坡時年已九十四也道聽錄
原注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
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八

立券償錢矣問其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因問之乃言其父官因
綱運欠折鬻妾以爲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
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
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
讀書於潛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
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
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坐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潛
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
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
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著腳難皆不凡鶴林玉
露原注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酒不羈一夕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
躋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岸

上一人衣冠熟睡草間詢之知爲馮也卽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且以所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晚與共載入郡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澗水燕談錄原注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悶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縣令丐寬假令疑胥受賂游說胥曰馮秀才甚貧但所見畱詩他日必貴顯因誦其詩令遽釋之詩云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西風可憐四海蒼生眼不識男

兒未濟中

泊宅編原注

馮大參當世始求薦於武昌會小宗者庸謬寡鑒堅欲黜落又欲置於末綴時鄂倅南宮誠監試折封定卷大不平奮臂力主之須俾魁送小宗者理沮不免以公冠於鄉版果取大魁釋褐除荆南倅南宮遷潭倅公以詩寄謝曰嘗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九

翰恩比邱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嘆音題絕千里長思道義權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指縣題看箋云江陵縣額卽君臨治時親墨也

湘山野錄原注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曆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涌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鬪閃鑠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世取肩吾末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

復齋漫錄原注

馮當世文簡公初登第張侍中耆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吏卒擁至其家頃中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馮固辭曰老母已許王氏矣嘗過外兄朱适詢其婢乃同年進士妻也亟請於朱爲嫁之

其所存如此早年薄遊里閭夜爲街卒所繫鄂守王素亟釋之後馮使關中王方帥渭賓燕甚懼馮貽以詩有吞炭難忘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前輩氣血方剛不拘小節蓋或有之迨夫貴顯自常人言之昔過舉或不樂聞顧乃因道舊形於篇什不以爲諱可謂賢已

清波雜記原注

忠定張尙書曾令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惟以植茶爲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於鄂岳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於茶租獨崇陽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錢買菜咎而遣之自後人皆置圃至今謂蘆菔

爲張知縣菜

夢溪筆談原注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十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鶴林玉露原注

崇陽縣村巫周狗師者能行禁禱小術而嗜狗肉以是得名最工於致雨其法以紙數十束豬頭雞鴨之供乘昏夜詣湫洞有水源處而用大竹插紙錢入水謂之刺泉凡以早來請者命之列姓及田疇畝步具於疏內不移日雨必降惟名禱疏者得雨他或隔一塍越一塹雖本出泉處荒旱自若村民方有救時先持錢粟爲餉未能者至牽牛爲質及應感則齋錢贖取之所獲不鮮然但以買

酒肉飲啖所居才茅屋一區而已其所刺泉穴或源水卽時乾竭懼爲彼民所狎故必夜往邑宰嘗苦旱竝走羣祠了無響答呼周使禱周曰請知縣與佐官皆詣其所須攜雨具以行恐倉卒沾濡無以自蔽宰勉從之施法甫畢大雨至

夷堅志原注

崇陽胡二溪爲諸生詩文名藉甚蔡汝楫官楚中問楚材於提學三石喬公三石曰以詩冠楚省者必崇陽胡子也嘉靖己酉詩本房初擬第一後不果用又三年梅林胡公監臨楚試汝楫仍掌卷簾內外閱有次矣梅林謂汝楫曰薦士得如三石所舉始不負茲役因授內外簾所上詩卷俾翻閱之汝楫以第一卷進賀梅林色喜且曰寧能於數千人中決一士爲所素望及折封果然梅林自慶不已三石之先期汝楫梅林之臨事均可謂知人矣

道聽錄原注

崇陽南鄙有鳳趨洞洞前怪石層疊一石長數丈若鳳翹然作入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七

洞狀洞內銅鑼銅鼓各一土質以石擊之錚然有聲又石紋縱橫井井宛如砮杵手拂之則沒少頃復現

秋燈叢話

黃遵者家興國軍性疏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篤孝凡得晝值未嘗私蓄供甘旨外悉歸於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尙暖母不敢斂是夕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闔吏通曰興國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曰唯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逮吏曰爾算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號泣拜曰母老無兄弟乞終母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泣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俟主者來若自告之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戶洞開朱吏數人前導見一人紫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分入諸局始見

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訊訖驅出已而呼遵問里閭姓名遵號慟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階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母壽尙有十餘年念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筆注其籍命左右送奉覆遵拜而出復呼之命俯階所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曰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歸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若所傳惟肖恐人間祭祀不常反昏吾慮記之勿忘自後遵在興國凡寫三本一畫於地藏院二爲好事者所取厥後十年母以壽終既葬除服遵一日偶辭親識因大醉數日而卒

括異志原注

興國富池廟碑神乃三國吳將甘寧也紹興初巨盜李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諸郡來禱於廟以決所向持环琰擲

之幾及地忽躍起高丈餘墜神所坐之後賊驚曰神不我與矣遂

轉戰而之湖南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賜也後郡守以聞

於朝加封王爵敝大祠宇龕藏环琰而表之曰靈琰

獨醒雜志原注

大江富池縣隸興國軍有甘寧將軍廟殿宇雄偉行舟過之者必

具牲醴祇謁紹興初劇賊李成數萬眾欲攻軍城禱祠下求吉卜

神不與成怒大言嫚侮擲环琰於地琰忽起帖於柱上陰雲陡合

雷電交至成震怖率醜類亟拜祈哀方止果爲官兵所敗卽丁志

中所書以爲馬進者也李子永嘗自西下舟次散花洲有神鴉飛

立檣竿久之東去卽遇便風晡時抵岸步青蛇激箭而來至舟尾

不見是夕艤泊明日賽神其前大樓七閒尤偉壯郡守周少隱采

東坡詞語扁爲卷雪每潮漲時石柱半插入水方三伏中登望江

面萬頃羣山環合清風不斷子永作詩曰卷雪樓前萬里江亂峯

卓列森旗槍上有甘公古祠宇節制洪流掌風雨甘公一去踰千
年至今忠氣猶凜然我來再拜攬塵跡斜陽白鳥橫蒼烟初題梁
閒時本云英威凜然如有人掣其肘者乃改爲忠氣又賦望月水
調歌云危樓風雨上其下水扶天羣山四合飛動寒翠落簷前盡
是秋清闌檻一笑波翻濤怒雪陣卷蒼煙炎暑去無迹清駛久翩
翩夜將闌人欲靜月初圓素娥弄影光射空際綠嬋娟不用濯纓
垂釣喚取龍公仙駕耕此萬瓊田橫笛望中啓吾意已超然及旦
移舟神鴉青蛇俱送至長風沙乃止

夷堅志
原注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遂往省焉
郡守喜其遠來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四寸海舶崑崙奴名摩訶
善泗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回棹下白芷
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數歲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
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汨沒深討入而復出氣力危
斷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
將取龍輒怒目峴曰女與環劍吾之三寶旣亡環劍汝將安用必
須爲我力爭摩訶不得已被髮太呼目眦血流窮泉一入不復出
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
乃命回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遊江湖矣

甘澤謠
原注

南部李侍御子來說前知大冶縣見柯陳氏譜陳友諒子理敗亡
入蜀改姓鬱居合江縣子孫繁衍散在涪州長壽諸邑明末兵部
尙書陳新甲其後也後理年八十攜一子再入楚居興國州其子
姓尤繁衍不下萬人卽今柯陳是也

居易錄
原注

有漁於道士狀者得一硯八角製作古雅背鐫心太平菴四字蓋

陸放翁故物也和州項副使得之今歸淄川畢載積池守

池北偶談原注

黃尊師者雙井人涪翁八世孫也弱冠以門資襲爵爲固始尉患風痺棄官有神師金花君者曰吾能療汝疾愈當爲道士尊師許諾金花君以帛黏其膚炳灼之七日而起乃之九宮山爲道士主欽天瑞慶宮其徒干人太祖西平江漢尊師迎於鄂渚應對稱旨後八年召至南京命儀曹設燕享之

靜志居詩話原注

萬曆中礦使四出而使楚者爲陳奉奉市井無賴最無行者也所至土人皆持瓦礫禦之勝者終不敢入其境不勝者乃入據之久之爪牙漸多亦無禦者遂開府於武昌而歷巡郡縣其出皆建旄頭設慮無前茅車馬供帳擬於王者奉冠危冠著翔魚獍龍服佩使者綬八座牽挽幾二十餘人若天子步輦狀稱者皆曰千歲得淫奴妻據爲婦與同臥起采倡爲鬟婢所之皆曰千歲國太輿民

間愕然笑曰黃門善淫耶蒼頭盧兒鞭撻郵吏重者死每至郡縣雖厚賂其左右猶不免考索不肖長令或嗅其靴鼻吳越大猾及市井惡少年皆行金錢竄籍中或主奏記或主謀議或主出入私寘名字甚多又於諸郡邑布列徵稅官雖小市亦有五七人其曹數十人朝爲傭屠夕卽冠進賢冠建高車黃蓋出入里閭軒軒然直撞入郡縣建鼓至堂皇稍與抗卽告之奉上疏以抗旨逮水陸車船搜肉見骨下至雞豚蔬果之屬皆遭攘奪富民以貲雄者稅官輒告奉言某邑富民冢墓地生金可采當如旨掘伐富民懼傾家資入賂稅官乃得罷或云得古覆藏及非法御用等物匿不報官乃用三木囊頭令承富民無可訴傾家行金錢其相讐者及有小睚眦者籍其讐家資數日報奉奉遣人逮之將籍其家皆傾家行金錢所免三楚富兒殆盡括十乃進一於奉奉又十僅上一諸

余遷巴州守去尋卒越二十餘載夏始舉於鄉入都門徧跡余同鄉人訪其宦後事或告以乏嗣其家世漸替卽悲感不已夏聯舉進士乃述余所以牧孝感巴州善政致諸當事得兩祀名宦又以余繼子與其弟之子力請於學使者得補邑諸生時謂余公知人皆待夏以國士夏公不負所知能爲國士之報

耳新原注

倪文俊黃州黃陂人世業漁其生之夕母夢白虎入室因多勇力號蠻子至正十五年聚眾陷武昌漢陽等路迎蘄州盜徐壽輝爲主己爲丞相然徐名雖君權實在倪也每用多槩小舟晝夜疾行出入不意所至克捷擄威順王妻妃殺其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甄崇福遂陷鄂潭岳黃蘄澧衡常德寶慶江虔洪吉等州府十七年又陷峽州川屬諸郡然驕恣暴狠撫下無恩欲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來與僞將陳友諒合兵陳因假以出迎伏兵城門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六

襲殺之前一夕母復夢白虎死而文俊自見大星落舟前笑曰不知何大官人又死吾手嗚呼一盜之亂內應母夢上千天氣況天子乎

七修類稿原注

黃陂縣九歲幼童熊鼎鉉持文稿呈送按院陸蒙稱勉勵又同縣有三歲神童未曾讀書能作詩對句亦到省見各院司俱天啓六年事

南中紀聞原注

復州乾明寺四隅皆湖紹熙辛亥漁人舉網得古銅磬泥土污濁方就水揩滌寸許其光赫然透照腸胃而旋轉不止置之蓬頂亦然波濤旋覺洶湧謂爲怪物擲之岸上以棹叩擊聲徹雲漢而旋轉愈甚因投腐魚實之猶不止乃棄諸水中明年春主僧清顯方聞之募眾漁訪索得於別浦但經魚汗處不復光唯唇間尙可燭鬚眉聲雖清揚終不如向來也

夷堅志原注

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眾剽掠於村落官兵累討不能平率所聚往從羅田徐壽輝蓋徐初起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隸元帥倪文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余闕死之復陷龍興路并據之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爲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盡發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還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改元大義事權一歸於己遣將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遣將陷吉安撫州贛州襄陽等府陷信州則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來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天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尋遣將

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大將軍徐達進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翰林學士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詣建康告急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卽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實至正二十三年七月也乃與書

曰昨兵對泊豬磯嘗遣使賁往事不睹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讐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竝起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淫虐之徒一掃而亡之湘陰劉氏亦懼而往此公心腹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夷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君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又將舟騎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外逃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遂巡至於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震明日諸將接戰至晡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燔死遂不敢出然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

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旣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損兵弊甲遲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冒死突出將奔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也其時擒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此僅五年餘年

四十四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徑趨武昌立理爲帝改元德壽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擒之悉平右陳氏始末如此我太祖書辭如此陳亦可謂勅敵也使劉伯溫不勸上先伐之養勢再大欲一時克除亦難矣哉觀其初犯建康臣下欲城降者有欲走據鍾山者及戰龍江石灰山功臣錄皆曰殺傷相當戰鄱湖則御舟膠於沙灘韓成假帝投水使無金木相犯之日以決一勝岌岌乎殆哉然而天命有在固不能逃貫睛之流矢耶七修類稿原注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子興兄弟侍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啓窗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亦含糊載云有言英之箭者傳信錄又誤以爲子興之箭殊不知觀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

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功何可當是矣蓋子興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且友諒之死兩軍莫知鐵冠道人望氣而後知之語上作文望空以祭陳軍奪氣於時方敗去移日未知英箭英亦大不居功故人不知也獨忠烈傳中明載同上

沔陽州王翁者夫婦皆奉佛里稱善士年五十無子始舉一女甚明慧授以書輒能強記翁媪晨夕禮佛女輒膜拜於後年十五一夕就寢夢寐中若有眾捧持之以手撫摩者晨起如廁則變爲男子矣康熙己巳鄖陽軍師致之畱月餘乃去予門人衛台瑞凡夫曲沃文靖公子也時知府事親見之其客慈谿馮之俊至京師述之如此居易錄原注

劉掞字文白沔陽人少穎悟過目成誦比長剛正不阿能驅鬼怪有某氏女爲怪所迷自稱丁相公劉訪知是野廟木偶執而枷之

怪遂絕詩亦清老錄其新堤云鼓柁晨光裏灣環一港通林鳩猶
喚雨檣燕欲凌風帆影江煙外人家水氣中誰憐穠李樹如雪吐
晴空他如過白湖云微波不動處新月自然生詠月云宿樹鴉聲
定侵窗花影移俱妙

隨園詩話原注

天聖中韓魏公居所生憂從其兄据守齊安卽安國寺西廡爲書
堂以居恆有二女子夜至衣冠高古容裝異甚公恬不以爲怪及
去二女告曰妾非人也亦非仙非鬼魅遊處再歲而言不及亂公
德士也卽推此澤天下讀齊安記屈原之死二女孝慈亦於此投
江故武昌郡以五月五日競渡投角黍迎神舟上二女非仙人鬼
魅豈靈均二子之靈爽耶

浪語集原注

夏文莊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爲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嘗
有疾以爲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當爲貧宰相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亦有年壽疾非其所憂龐語之曰已爲宰相豈有貧耶文莊曰但
于一等人中爲貧耳故龐公晚年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
史富書生爲是故也

青箱雜記原注

東坡遊赤壁者三今人知其二者由其有二賦也余嘗讀其跋龍
井題名記云予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
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閒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
子邁掉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
元豐三年八月記今古文赤壁賦注謂詣赤壁者三非此之謂乎
據二賦在六年此則第一遊也

七修類稿原注

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畜一古編鍾云得之耕者發其
地得四鍾劖破其二一爲鑄銅者取去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
有古意雖不見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東坡集

黃州柯山在城中其上皆巨竹山下民婦就蓐產一蛇徑走入竹中不知所向後數年乃時出色白脊有紅鬣見之者必死郡人極惡之崇寧五年青社李辨老坐事謫居嘗拉所厚三士人潘仲達何斯舉欒正夫同遊此山將飲酒或告以有蛇怪行未久果見蟠于竹下高與人齊李失聲三子倉皇散走李知不得免拾一拳石祝之曰我今日與彼勢不兩全我勝蛇死不勝則我死祝罷石正中蛇腦卽疾穿草去有如風聲草爲之偃三客相賀竟縱賞抵暮乃歸後三日竹外人家聞臊氣不可近稍前視之蛇已死腐其長有五丈眾相率輿去投諸江中

夷堅志原注

黃州董助教甚富大觀己丑歲歉董爲飯以食饑者又爲糗餌飼小兒輩方羅列分俵飢人如墻而近不復可制董什於地頗被毆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明日又爲具但設欄楯以序進退時或

紛然迄日餘了無倦色黃岡村氓閭邱十五多積穀每幸凶歲卽騰價細民苦之老年病且亟不復飲食但餐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餌作羊屎狀給之人手便投去惟食真者數月方死

夷堅志原注

樊憲副夫人易氏賢德逮下尤善應變乙亥春賊寇黃州夫人有內姪時昇妻汪氏以貞烈死於賊其僕承用者與賊通賊委之兵著以銅鐵二械械固賊之章服也著鐵者領數十人著銅者倍其製範金爲圈兩頭作龍共啣圓珠合則無縫量背大小係之承用遂奉賊指揮入郡城爲奸細先獨至其主家將應羣寇攻掠夫人聞承用歸遂匿多人於門外而呼之來見好語之曰聞爾在寇中何以放歸承用猶辭以逃命夫人曰爾主母死而爾歡笑此爲寇來非逃命也聞爲寇使者有銅鐵械蓋示我承用推阻夫人命從人索之捉裏不見將發其衣懼而出之臂夫人詭曰此物罕觀付

外觀之門外數十人齊出縛承用送官賊失內應不敢攻城遂遁去一城賴以安全者夫人之功居多也

冷賞原注

易道昌道且道暹兄弟友愛特至道昌善飲兩弟則勺飲不入口且暹每侍兄飲未嘗不極其量凡有事三人坐議怡怡然也如弟外出兄代主行弟歸直仍之不復置問婢僕雖有分主而無分權役使隨其所便有過徑撲責之不以相告三人無日不促膝坐談內助俱化爲一德不分彼此有無兄或有疾弟終夜坐牀側視藥不倦弟病兄亦如之道昌字文我且字瞻明暹字曦侯楚黃之東

鄉人

同上

注烈婦者爲易文學時昇妻賦性孝敬婉婉生子甫遇有婢陳乳之同居黃岡之天井畝昇辭婦將適館舍汪曰丈夫自有四方志但聞流寇披猖如此至當以死報君耳因涕泣而別寇至屠戮繫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擄鄉無居人以其莊爲寨入見汪容色豔麗迫之脅以刃罵不從斷其臂不動再斷其臂又不動始刃之陳抱子爲哀籲賊有愛婦子見之喜竟就其懷賊婦見之亦喜遂得無恙旣而賊與婦欲將其子行陳叩頭曰自吾爲易家婢若干年矣夫婦爲善僅此一子今其母喪伊父亦未識死所幸哀之婦爲代請賊亦卹其子而憐陳之順也因得與子俱歸且饋腥焉汪以烈烈舍生而陳能爲存孤有丈夫所難者汪之祖爲刺史起雲萬曆乙酉冠楚闡其墨藝清超秀出至今傳誦

同上

黃州被流寇之禍備極慘毒而其兆不止一二先見甲戌二月二十七日已刻有聲自西北來如雷地爲之動坐立之人搖搖如在舟中房屋皆震黃州城傾數堞武昌諸處皆然橫直凡二千餘里又黃之東北百里曰林家山避寇者多匿其處乙亥三月十六日

將夕有大風雷如天崩地湧數圍大木拉如枯朽屋瓦皆飛行人盡騰起逾更次始定又數年前黃州大江中有黑水一道流至三日乃絕此俱希有之變也聞黃邑東鄉有山曰馬坡賊至鄉民團聚其上投石拒之賊不能攻乃徧搜山之前後得男女近百人引至大塘盡殺而投之水一男子自知不免手拉一賊偕投水中俱溺死後鄉人涸水漉屍見男子與賊尙紐結不解此人亦豪矣同上已巳歲黃州大禩小民有不謀朝夕者易曦侯思賑之無其具與兩兄謀曰鄉之富人不信小民而信我輩一言曷不迂其身以爲質乎乃立券富室貸穀轉資貧者富人以曦侯義士因薄其息貧人息薄易償而一鄉之人遂得舉火待薪矣同上

于總制成龍官黃州同知日有大盜窟宅野廟中公敝衣願入爲伍變姓名爲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擒之盜問捕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賊者爲誰役曰于二府也及進見卽入夥之楊二盜卽首服罪公下堂酌酒遍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用一樽訣別特欲免汝曹於刑戮舁棺至皆活埋之曠園雜記原注

劉克猷初登鄉薦夢一人語之曰爾須朱之弼做房考方中春榜及到京時偶出散步見數童子攜書包經其門一童子最秀出遂拉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乃朱之弼也大驚隨之至其家見其父乃開柴廠主人因與款曲將筆墨數事贈之後遭流寇之難屢次不赴春官及己丑會試朱公已爲禮垣分校得首卷卽克猷也又康熙壬戌金德嘉在楚作教官不肯會試俄夢劉克猷以門弟帖拜之因北上是年朱公禮闈總裁而金儼然會元始信夢兆之異述異記

王少宗伯慎庵說黃州大聖寺崇禎中忽有鬼物爲崇任持僧晨

盥輒擊其首甚患之會歲除乃炷香佛座之前熾炭於爐而借寓鄰寺避之元旦忽覩寺火光市人驚入視之乃一獨腳鬼醉臥佛殿上鼾睡未醒僧卽取鐵索穿其臂眾繫諸柱鬼醒叫呌怒詈以其一足禦人終不能脫日將晡一童子於佛殿後觀世音掌中見一紅果色如珊瑚圓如龍目異之取示眾人方傳玩鬼忽奮臂攫去吞口中卽遁去不見唯遺鐵索在或曰此所謂夔罔兩居易錄于清端爲岐亭同知嘗課士置麻城人劉君孚高等已而河南黃金龍受吳三桂僞劄結君孚爲腹心清端騎一騾從一鄉約直入劉家劉逃山後不敢出而張強弩于門以待之清端慰之曰若等皆逼誘耳天大暑奈何令婦子化離乎已索竹牀臥其上鼾聲如雷旣覺且索飯君孚穩知無他意乃趨出叩頭稱死罪其黨數千人應時解散而遣人縛金龍以獻道聽錄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舌

清端知黃州時何士榮反永寧鄉陳鼎業反陽邏周鐵爪反白水劉啓業反石陂各擁眾數千號十萬且陽言先取黃州清端徵各區丁壯自草檄攻鼎業擒之與士榮戰於黃土坳賊勢盛甚礮雨下隊長吳之蘭焚死火燎公鬚不爲動手劍立營門而陰令三百人自右山擊賊後賊大亂敗走遂乘勝攻諸賊諸營方爨令覆釜以進預伏兵於鐵爪等敗逃處果悉擒之乃勒石于岐亭而還同上武昌營弁某有弟素無賴一日自遠歸而是夕軍餉適被劫弁疑弟所爲以告于上官縛而拷治之遂誣服連引十餘人獄旣具清端破械出之而以其冤白撫軍撫軍驚問曰然則盜安在清端指堂下一校曰此是矣其餘黨方進香木蘭山今晚可獲矣已而盜盡獲餉故在校家封識宛然同上太子中書舍人陳有方知蘄水縣臨水建亭名必觀蓋取荀況君

子必觀于水之義或者解曰必觀亭者必停官也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青箱雜記原注

龐安時蘄水人也隱于醫四方之請者日滿其門安時以饒于田產不汲汲于利故其聲益高余嘗見其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大舟行李之盛侔部使者一舟所載聲樂也一舟輜重也一舟廚傳也一舟諸色技藝人無不有也然其人自適不肯入京醫之妙亦近世所無也

澹山雜識

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云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種木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赦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方禁故詩碑不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復見而過往題詠者不可勝記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曰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謂此也

復齋漫錄

周若臨旣成進士歸不應選逍遙林下家在鄉距縣治百里足跡或歲不一至田夫歲時伏臘之會亦樂與共飲温温穆穆有不知其爲軒冕者周名振麻城人

冷賞原注

宏治中麻城人梅吉爲惠州太守夫婦皆百歲嘉靖時麻城劉鸞珪年百二十歲清晨呼日光于口中時覺胸有紅日一規言日爲

陽宗常存之則長生

鶴齡錄原注

梅長公之煥自巡撫甘肅歸里暮年以乏嗣漁色頗爲鄉評所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於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狹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懷刺謁梅因閭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伴呵之曰若輩皆博徒豪飲

者耳業荒於嬉而乃溷我爲諸子不敢致辭逡巡下階遽止之曰若輩飯乎且少休我爲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腆食畢諸子告退又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面課而甲乙之曰可售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也遂許其致剡牘于學使者時堵學使蒞黃已久試麻城限止隔一日自縣至州且有六十里度事且不濟乃令兩健僕騎而馳各與一小鉦結束爲驛使狀諸子隨其後夜分抵州急鳴鉦如警報者隨闢門而進學使者方啓轅燃燭見二騎直入投檄驚怖發觀則梅中丞之薦童子試者也卽魚貫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周水心果冠一榜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闈筮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鑪戲鼓爆竹粘符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

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熒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卽還署呼役舁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竈無煙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尙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爲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爲稱首均見觚臚原注

曹石霞楚黃才士領己卯解癸未捷南宮父爲雲州佐卒於官石霞入滇扶輓出順寧府巷遇四齡童子扳輿大叫曰曹某係我楚闈首卷門生也石霞挽入密室中耳語言予爲浙江山陰章格菴投胎此地相候久矣石霞贈詩云幕中堂上換投胎誰把原封錯用來滿口胡謔雙腳跳至人終是未曾孩是夕童子歸語其父母

云我與曹某共投蓮胎去矣遂坐化

見聞錄原注

麻城醫士趙時雍生子自言爲同里故人劉泰寧泰寧死燕市久矣言前生事甚悉妻子相見流涕爲好語解之遠近觀者嘗數十百人時雍以狗血噴之遂不復言黃州司理王俟齋與時雍善問之果然其子名默字弱言爲諸生

筠廊隨筆原注

康熙壬子于清端公成龍爲黃州同知駐岐亭野人獲鹿垂斃獻之其高如馬角而班公命作脯于項剝得銀圓重一十七兩鐫天寶二年華清宮七字角下堅徹如瓊蓋所謂鹿玉也公以帶環佩

之

玉照亭詩鈔

徐壽輝又名貞蘄州羅田人平生以販布爲業至正十一年天下已亂有瀏陽彭和尚能爲偈頌集眾念佛心欲爲亂一日徐浴於鹽塘身起光芒眾乃驚異遂與麻城鄒普勝等倡爲妖術立徐爲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七

主舉兵以紅巾爲號據蘄州陷黃州稱國天完改元治平近遠響應於是遣徐明遠丁普郎等盡陷湖廣之十七復遣項普等略徽饒諸州遂犯昱嶺入杭湖爲董搏霄所敗十三年詔平章帖木兒等合兵討壽輝於蘄壽輝遁去擒其僞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陳友諒迎壽輝於江州二十年爲陳殺之然徐死矣其下友諒等大亂東南尤爲甚也

七修類藁

諸祐蘄州獨木人自言不如輩者數世能使貧者富富者貧里民稍稍附之其徒十數男女孫雜互易匹耦謂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眾夜行晝息取資於盜競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妄意民藏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僑蘄春惡其妖昇元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里酋畢賀祐獨不至數日起命籍祐爲里長不服祐媢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爾起

聞大怒會周鄰爲巡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兵以執祐等并其婦人幼稚皆縛沃以豕血祐迄不能神因索其家得輿服器用皆將至貴郡將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爲幼稚宜無預意且貫之起曰此皆瀆亂人倫去無遺類遂并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

南唐書

蘄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爲鐵凍例閣鑪鞴本錢四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曰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約之一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萬緡

游宦紀聞原注

吳瑛德仁襟情高遠遵路之子淑之孫也未五十以虞部員外郎致仕歸隱蘄春元祐閒朝廷聞其高聘之不起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我不識元魯山恨君不識顏平原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東坡爲德仁作也

潘子真詩話原注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蘄州境有三洞一曰龍洞在蘄水縣三角山下龍神居之禱雨皆應而光景變化未嘗表露二曰龜洞在近郊廣教寺龜生其中類不一而綠毛者尤多三曰蛇洞在蘄口鎮側蓋白花蛇所聚今不復有矣土人捕采乃出羅田山谷中施小路温舒自信陽丞解印造朝舟抵蘄口詣近處龍峯寺游觀距蛇洞不遠詢於寺僧皆言徒有其名耳因信步到方丈後躡石級百層得一堂方疊足坐憩傍人驚曰一巨蛇正蟠屈於下相與持梃擊逐施下榻蛇徑入山見者無不汗駭此蛇之毒甚於蝮或爲所傷須急剗其肉少緩則遍體盡生白紋方花如其形不踰時必死到闕除蘄春守蓋且將爲地主故山川之靈陰相之特令此物出異以示矧吁其危哉言之使人毛豎

夷堅志

傅七郎者蘄春人其第二子傅九年二十九歲好狎遊常爲娼家

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綢繆約竊負而逃林母防其女嚴緊志不能遂淳熙十六年九月因夜宿用幔帶兩條接連共縊於室內明日母告官驗實收葬紹熙三年春吉州蘇客逢兩人於泰州酒肆爲主家當壚供役蘇頃嘗識傳問其去鄉之因笑而不答蘇買酒飲散明日再往尋之主人言傳九郎夫婦在此相伴兩載甚是諧和昨晚一客來似說其宿過羞愧不食到夜同竄去今不復可詢所在也同上

崇禎十年冬寇犯黃州總兵張一龍駐蘄馭下急僧夫刺一龍不中軍譟十四年大饑先是地震釜底皆有篆文有鄉民四歲兒一夜變爲番僧狀又楓樹生花如蓮江上雷震一物魚身牛首青山鄉周某家水甕汲滿立涸漩渦作聲城東李姓家地中有聲如牛至是大旱疫民死十六七十五年秋瓦雀數萬自投湖冬鐘鼓自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完

鳴十六年正月城陷賊令男婦折城人石俱下城與屍齊顧氏家傳

樊山王次子常采封鎮國將軍崇禎十二年張獻忠破襄陽劫藩府將軍孛家人一夕遁長史追不及失所往十六年張獻忠陷蘄屠之僂荆王屍郡王皆被害劫諸妃夫人將軍免順治三年歸蘄與英山男子王六姐起兵斗方砦死之同上

嗣樊山王朱某亂離後漂泊蘄東百里外隱於醫更姓樊字曰孝山荆府名妓某工畫蘭楚楚有致酒閒曼聲度曲孝山寵之遂妻焉已而孝山病廢歸蘄結草廬以居今蕪沒矣居業齋稿

廣濟多雲山余兩過其下皆晴霽中望見輕雲罩峯頂信山之得名非虛也巖間有微泉滴出竟日可得升許山中人欲鑿而大之方去石如錢大泉頓枯或疑於泉脈有傷云筠廊偶筆

淳熙元年嘉興蔡攄承議赴蘄州黃梅知縣泛舟大江過蘄口宿

是夜大風拔木舟碎於巨浪惟底板存蔡適在其上抱持浮漾意以爲家人盡溺死矣迨旦風小定視之則皆跽聚板上不失一人囊篋悉沒一小篋貯出身勅詔獨得全旋喚漁舟載到南岸居人見其至爭來慰勞云昨夜風雷黑暗中聞神人言且救取蔡通判一家官人豈非蔡公乎蔡爲人質重廉恪鄉里稱其賢故遭罹大難而蒙神力以免其死後秩滿果調泰州通判

夷堅志

四祖山塔遭兵火熱盡守僧卽其處僅成矮屋三間以安佛像士大夫至黃梅者必迂塗往觀然多爲蔭翳四合或蔽像不得見鄱陽張璠朋通判郡事因適野視草就宿寺側明日偕長老宗紹登塔基至猶濃雲密霧已乃開霽瞻睇髣髴宗紹言嘗掘基下得石碣云塔壞日當有姓張人來而後塔成今日符此讖矣張大驚異曰試爲圖之迨還城以事告人無有不樂施者不浹旬集錢數百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萬纔半歲訖功初肇役時役者持鋤發地且數尺見一僧瞑目跌坐指甲繞出於背且纏其軀寺僧以告紹叱之遂輦土掩之旣而塔成

同上

黃梅破額山四祖大醫禪師道場也四祖生於隋大業閒至明嘉靖中肉身猶在一日楚王夢四祖造訪云我將去矣幸爲畱一像醒而鑄銅像遣人送山中過浴佛井井水湧出蓋四祖初生時曾浴此井也像至而身爲火焚矣馮茂山爲五祖大滿禪師道場肉身猶在自唐貞觀至今未壞破額有碧玉流石漁磯諸勝馮茂山頂多白蓮甚盛爲五祖手植亦可異也黃梅志載邑有西流水三十餘里故歷代篤生五祖十三仙云

筠廊偶筆原注

破額山麓有唱歌石人臥其上便解歌後雷擊之不復驗

皇華紀聞原注

東山一名馮茂山馮茂長者所施故名東山寺唐大中時建入明

寺燬於火五祖真身如故乃移山隈建今寺上有白蓮峯峯下有池生白蓮瓣可千數每瓣中有蓮房不結實五祖手植也上同

五祖山有宋英宗御書天下祖庭徽宗御書天下禪林二坊額上同東禪寺五祖下院有墜腰石昔六祖用墜腰舂米者又有爨杖楓六祖卓爨杖於地復榮成楓樹或題詩云塊石繩穿祖迹留曹溪血汗此中收分明一片東禪月遍照支那四百州上同

靜鑑禪師泰和梁氏子洪武中爲僧居終南山後居黃梅妙高山歲種芋魁三百六十本日噉其一不復食正統十二年臘日示寂遺囑三年後啓塔景泰元年臘日塔開師顏貌如生膠漆莊嚴於未圓滿處泥沫疊之時黃梅令梁某師族也甫蒞縣夢師來謁曰吾腰重不能揖將以累子明日往謁塔視之果然乃削其累重今存像戍削如生上同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禎明中朱漢賓鎮安陸之初忽一日曙色纔辨有大蛇見於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於濠南岸土地廟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雙目如電呀巨吻以瞰於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數圍跨於羊馬之堞兼濠池之上其餘尙蟠於廟垣之內有宿城軍校卒然遇之大呼一聲失魂而逝一州恒懼莫知其由來年淮寇非時而至圍城攻討數日不破而返豈神祇之先告與玉堂閒話原注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筮仕齊安理掾歲滿還里卜築涓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以爲令狐秋掾雪中渡涓溪圖其序略曰張侯畜書萬卷掾嘗就閱或假輟以歸兼出入跨羸馬頂戴華陽紗巾著墨慘布襪繫條小童攜書篋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灑景物蕭索掾度溪以歸常服外加以

阜繒暖帽委轡長吟日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者毛骨寒聳是知至人操履倬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

諱揆云塵史

滕元發謫守安州以靜治聞侍郎韓丕旅殯於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朱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爲買田賙之勅使謝誣市物於安因緣爲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爲罷黜東坡集

王得臣塵史云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鸚鵡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

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爲作古詩一篇池北偶談

隨侯行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嚙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

明如月之照一名隨侯珠一名明月珠搜神記原注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親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鋼鐵爲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夢溪筆談

明玉珍隨州人長八尺重瞳弓兵之首也爲飛矢損右目時號明

瞎子至正十五年倪文俊陷沔陽遂爲其將攻陷成都等府遂分

兵守之後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而壽輝僞將陳友諒襲刺

倪自爲平章復矯徐命使玉珍會兵建康明憤陳之逆殺怒曰汝

能爲帝我不能耶遂據全蜀不與陳通二十一年陷嘉定路爲李

思齊敗之又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將楊尙書守重慶

又爲帖木兒所敗退居於蜀自稱蜀王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居位

六年爲弟所殺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爲小明主二十七年詔李

思齊討之不果洪武初大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入宮明主與陳

理命海舟發高麗飄然入於海矣七修類稿原注

余友涂不疑尊人名世延知隨州爲治不擾專務與民休息壬癸之閒所在盜起公練義勇設武生爲請於學使者給張國威以下十六人衣巾而較射習藝無虛日甲戌十二月十九日賊犯隨至城下先是撫臺遣叅將馮時早戍隨公乃召馮督兵出戰親伐鼓城上以佐之士氣益厲賊披靡而東斬首五十一級二十二日賊後營至知前不利稍遜不敢前馮又趣戰斬首二十一級二十六日賊又至益知前不利盡折而東是時公日夜坐城樓身不貼席十日兩三捷隨人得之以爲神乙亥二月十八日賊萬騎犯隨之南河去城二十里是時馮時早追賊去隨公度賊眾不可爭鋒乃謂裨將常世英曰賊屢犯我與其戰而不得志不如夜襲之易以爲功且今數日兩賊遠來必憊又偵其飲何生家漁色酒是可圖也常慷慨就行於是選壯士得四十有八人令常世英將之公手

酌慰遣開城出脚枚疾走至南河賊果痛飲何生家以馬塞其門從賊皆倦而熟寐四十八人者先取其馬乃入其中堂見髯而丈夫者南向坐有六人者東西相向所獲婦人侑酒其閒遂長槍刺之卽斬其級旣又斬六人趨而出賊眾猶未知也四十八人者從閒道夜歸報公城中人無不歡呼舉手加額者翼明賊大至欲逼城未至者二里爲澁所阻會天雨澁水暴漲公又令常世英率鄉勇數百人扼澁而陳賊隔澁呼曰我入哥蓋世無雙汝隨人因何竊取其首我今爲仇來矣速歸我首不然且渡河平汝隨城無悔也然竟不得渡公念孤城不足與敵數日水落賊必渡將若之何乃詐傳總兵檄敘其由襄歷隨下黃州之故賊信以爲大兵且至宵遁旣又犯隨之毛茨畝毛茨畝者入郢之咽喉郢重地獻皇帝之陵在焉初公集義勇時度此地要害令張國威戍之賊至其地

險馬不得長驅人不得善步成卒伏焉賊未知成也驀入峒中一賊入卽殺之至五十七人賊不能測乃益怯不敢進竟引退過棗陽入中州是役也郢中無警陵寢不驚以隨爲之蔽也然公守隨當公私兩置諸城守論功賞勞皆出私橐尤爲人所難云

冷賞原注

二宋卯角之年同於黌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塵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爲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書

先兄乃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始信僧不妄

厚德錄原注

應山縣治南半里許過小溪有野寺寺外數十步一槐樹高可二丈許闊稱之根株與常槐等但遍體柔條纏結若藤蔓然莫見其所起處每枝必分兩歧葉葉皆背面而生無一相對雖孫枝數寸者亦然婆娑茂蔚土民相與愛護故露植空曠之野未嘗翦伐士大夫經此必從往賞翫政和中花石之役興有欲徙置禁苑者而盤踞牢甚不可發掘乃止鄱陽張焄爲邑宰命畫史睥睨將寫爲圖以寄餉四遠竟不能落筆亦止

夷堅志

應山縣外大龜山高峻可二十里其上有小寺外一池泉源未嘗竭產一種魚形模與常異名曰牙兒魚有四足能登岸升木作聲咿嚶全如嬰孩大者亦重一斤相傳云不可網釣常爲寺頭陀捕取其一欲烹而食之旁人苦詞勸止未幾疾死自是人莫敢害上

宋治平末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

庚己編案此條祥異志未載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知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常人之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非大誤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尙在亦不然也此郢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姜

申爲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於夏口然後沂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夢溪筆談原注

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挾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露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置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示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

財萬餘緡寫佛經二藏於郢州興陽寺特爲嚴麗同

興獻帝既葬純德山世宗承統後頗有議遷陵者巡撫顧華玉啓夏桂洲曰頃因告謝純德山得以縱觀其盛其山東自京山中盤諸大山發脈而來再起於聊屈蜿蜒而西屏聯障疊至本山而止乃幹龍之盡處以其過此更無別山又前界漢江是以知之所謂界水而止亦曰勢如萬馬自天而下也或言主山太小兩沙太直其理殊未切凡言主山非指葬地之山乃泝其龍脈所起之處正不貴其逼近如中盤五泉聊屈山皆崔巍秀拔接於百里數十里之間何謂小乎楚地山多正嫌其逼近扼塞而難於寬廣此地以北龐厚寬舒四望千里儼有京都之象光嶽所聚非偶然也兩沙爲修築牆宇稍去坡陀望若直然大勢則青龍回而作案極得環抱何可謂直乎其南玉泉之野有古天子墓在俗呼天子岡舊志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載其靈異蓋異兆也昨鎮守張太監謁顯陵至省亦曰美哉長陵可以頡頏諸陵皆不能比渠乃內臣熟見國家規模其言如此可以占人心之同執事宜請遣大臣稍知堪輿學者來此徧觀庶知不妄十八年帝親幸承天乃不果遷道聽錄原注

康熙十年潛江民吳某家屋上墜下一物形如龜兩翅頭有一角四足如人指色如羊肝以刀刺之不能入其殼非骨非肉聲如雄

鳴居易錄原注

黃仁還潛江人家僅中資喜施予貧死無棺者每代爲營厝明末遭寇出避遇賊刃於路寇退家人返黃已在室詫而詢之曰被刃時頸將斷恍惚有人爲正其首敷以藥行有數輩掖之歸視其人皆施棺之人也孫金鑲中康熙辛丑進士秋澄叢話原注

竟陵僧有於水邊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

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狀一物莫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陶者多爲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於江湖稱竟陵子於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

國史補原注

景陵熊寅字國亮萬曆壬辰進士客京師遇異人自稱鄒月賓以赫蹏書授寅曰有厄發此當相助俟芙蓉嶺更相見也後渡彭蠡風大作檣摧桅折急發書視之風忽止因得無恙書中有告汝婺源云云謁選果得婺源縣令一日自縣之郡行峻嶺上忽於空中見月賓相與道故良久始不見詢其地則芙蓉嶺也壬寅元日夢鄒來曰龍華會近矣

居易錄原注

崇禎末景陵胡恆官川南道婺源人汪光翰爲幕客恆駐節邛州逆獻陷成都分兵徇邛恆命光翰出調兵並檄寧越守備楊起泰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恆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刼致之朱務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聞關彝裸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贏餘以給餽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巖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於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王驊妾周氏僕京兒奴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入蜀遊峩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至榮經與光翰遊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

隴蜀餘聞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早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

世說新語原注

襄陽金城南門外道東有參佐廳舊傳甚凶住者不死必病梁昭明太子臨州給府寮呂休蒞休蒞嘗在廳事北頭眠鬼牽休蒞墜地久之悟俄而休蒞有罪賜死後令蕭騰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紗高室帽烏布袴披袍造騰疑其服異拒之行數里復至求寄載騰轉疑焉如此數迴而騰有妓妻數人舉止所爲稍異常日歡笑悲啼無復恆節及騰至襄陽此人亦經日一來後累辰不去好披袍縛袴跨狗而行或變易俄頃詠詩歌謠言笑自若自稱是周瑜恆止騰舍騰備爲禳遣之術有時暫去尋復來騰又領門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來往迅速竟不可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得乃入妾屏風裏作歌曰逢歡羊口岸結愛桃林津胡桃擲去肉訝汝不識人頃之有道士趙曇義爲騰設壇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門諸妾並悲叫若將遠別俄而一龜徑尺餘自到壇而死諸妾亦

差

青箱雜記原注

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夾之故謂之鹿門山習氏記云習郁常爲侍中從光武幸黎邱郁與光武俱夢見蘇嶺山神因使立祠郭仲產記云雙石鹿自立如鬪探伐人嘗過其下或有時不見鹿因是知有靈瑞梁天監初有蚌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恆鹿乃走馬逐之鹿卽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惟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迴其夜夢見一人著單中幘黃布袴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迫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

襄陽記原注

于頔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荆南打獵大修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乾紅紫繡襖子錦鞍韉此郡因而空耗

杜文範襄陽人自長安尉應舉擢第時與高上智俱任殿中爲侍御史張由古宋之順所排俱遷員外既五旬由古之順方入省文範眾中謂之曰張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問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騎土牛趁及殿中舉坐歡笑

御史臺記原注

馮翊嚴生者家於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澈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寘於箱中其後生遊長安晚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橐之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卽以彈珠視之胡人捧之而喜躍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願以三十萬爲價生曰此寶安所用乎而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弄

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澈矣自亡此寶且三載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於是我等越海踰山來中國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卽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厚價而歸

宣室志原注

田衍魏泰居襄陽人畏其吻謠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襄陽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墨莊漫錄原注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置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爲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才十餘里泌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度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所薦也

東軒筆錄原注

劉知常襄陽人其兄爲襄陽之胥魁知常始生赭面皓首里俗謂之社公兒年十四五隨閭里出遊萬山乃獨行迷路望遠峯之巔有光景趣卽之見一道士坐盤石上愬以迷路之狀且告之饑道士袖出一物餌之頓覺果然道士指以歸路且約明日復會此知常旣歸一宿而皓首變黑面皙如玉如期而往道士已在遂授金丹之訣且告之曰吾桐柏真人若歸他日苟欲見我一念及我卽至遂辭歸自是脫然有遺去塵世之志以母老不能違侍側乃於所居之傍闢草廬以居時人謂之草庵居士而真人常降其室崇觀閒徽宗聞其名詔蕊珠殿侍宸往襄陽尋訪知常與偕至京師見於內殿驗其方術知常取鹽數斛布地上疏爲畦畛每畦相去數寸爲一竅取藥置竅中有頃悉成金蓮子又取故敗鐵器錢鏰之類以藥點化皆成黃金上神其術賜以金冠象簡緋袍阜襪號

丹華處士眎朝散大夫以其所作黃金爲金寶輪頌藏天下神霄宮知常又自作金合數百貯所煉丹分遺公卿蔡京贈之詩云萬

鎰黃金手化鐵五色綵雲神授丹蓋記其實也

睽車志案傳文取此不盡復錄之

趙忠肅公方開閩荆襄日久軍民知其威聲端平甲午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爲荆湖制置大使鎮襄陽蓋欲其紹世勳作藩屏也至郡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備一切廢弛且諸將不能協濟反自相忌嫉而一時幕府亦袖手坐觀成敗而已乙未五月唐州守楊侁稟議因言本州統制軍馬郭勝有異志蓋楊郭有隙非一日矣楊之來郭已疑之及楊受犒歸趙乃以檄召郭勝於是郭之反謀始決六月二日趙下令以襄陽簿廳置勘院將以勘郭勝也先是趙幕客蔣應符往司唐州遂泄其謀於郭初六日乘楊侁朝拜天貺節遂

閉城率眾射死僖於涼驕中凡回易錢之在州者千餘萬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義軍大軍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殺卽密遣人求北援初七日反報至襄陽時制閩諸客方命妓宴趙楷於城西檀溪趙急急召兩制機議事時趙括夫瑞州人以制幹權章清孫以襄侔權始唐州之事已泄初八日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初九日先鋒行兵號二萬又命隨州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捕賊軍馬攝棗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者皆以西師之敗鐫責趙欲於此立功以爲復官之地七月二日北軍至唐州棗林全劉聞之遁去先又調德安守王旻策援亦不至反俱以捷聞全王至襄凡痛飲半月而回旻探報益急寇已半渡黃河而王旻歸德安以黃州克敵軍叛卽李藏器之軍德安境遣人招納四千八百餘人意欲沮撓淮西制帥楊恢趙欣然從之九月十日聞王旻帶

所納叛軍來襄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未如之何趙忽令諸門不許出一人一擔而所置緝捕司帶行人孫山等察探變是爲非於是襄人愈側足矣二十三日棗陽告急趙復不遣援兵自此京西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軍首領僂蓋至襄陽江北對壘不戰而敗遣李師古持書與趙趙不啓封焚之十一日北哨入南關卽追逐斬守關趙寧以徇十九日北騎至襄陽城下約六七千人下寨於檀溪山二十日戰於上閘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二十一日北軍始退十二月北軍自峽州回戰於江北樊城我師少勝則以大捷聞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居民竹木無孑遺至於物價踊貴諸將日飲亡何用散樂段得仙者佐歡繞城躍馬殊不介意二月五日始遣王旻帶克敵軍往均州光化軍巡邏逗遛不進僅至小樊乃以收復兩郡捷聞是日朝廷遣鎮江都統李虎

號無敵軍偕光州都統王福所部軍至襄策應而克敵軍不能自安矣趙遂急遣王旻避之趙出城迓虎虎傳朝廷宣諭之命趙涕泣謝恩乃對虎慷慨共酌十餘大觥以歸無敵軍卽宣言欲剿除克敵云不因瞞蕃人在此何我瞞四千里路來十四日王旻回趙令戍郢州旻恃平日嫖狎不從必欲入城十六日下令大宴犒諸制領於是克敵愈疑公出怨言襄人愈皇皇矣有以其言密告趙內機檢者宴遂中止二十日止宴李虎王旻王福楊茂先李伯淵黃光弼夏全於府大醉歡達旦而罷二十一日克敵軍往南門燒紙蓋合謀也夜二鼓縱火於市東竹竿巷口及於諸處縱火發喊搶入制府轅門爲門內軍射殺二人復至東市劫掠擐甲露刃不許撲救至二十二日火方熄趙帥於南門城上呼王旻詰問李虎適在旁云好斬言未脫口而王旻首已斷身皆分裂矣趙遂下令

凡背心有紅月號者皆斬克敵軍號也於是刀刃亂下死者多無辜然叛軍未盡剿也未時火復自南門起凡官民之居一爇而空漕使李伯度教官羅叔度兩家避亂東城上亦爲叛軍焚殺二十三日遣李伯淵往江北剿殺叛軍未回克敵軍遂殺其家因乘亂劫掠居民尤酷趙帥於是同李虎黃國弼夏全及回回四人潛出西門失去制司印城中久之方覺遂皆狼狽奔而出矣是日江北忠衛軍亦反趙至荊州復遣都統江海戍荆門有軍校獲制司印來獻趙補以統領之職是時叛亂相仍趙乃嚴刑以安反側於教場後掘地方三丈深二丈以石作牆爲地牢上覆以土下施械柱懸梯而下以準遣胡翀主之大抵襄州之禍萌於趙武仲之來戍於王旻招納克敵軍激於李虎無敵軍之至自岳武穆收復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減昔日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

至慘也先是郡廳相對有雅歌樓雄麗特甚一日趙方坐衙忽覩樓中妓女人物雜遝宴飲趙怒以爲僚屬宴略不避忌亟遣人覘之則樓門扃鑰甚嚴凝塵滿室識者已疑其不祥章叔恭時爲倅一夕坐中堂閱牘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後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心疑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亂作益知禍害有定數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章叔恭得之目擊云

齊東野語原注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旣築鹿門之後水陸之防日密又築白河虎頭及鬼關於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歲往往扼關隘不克進援束手視爲棄物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堅忍然所乏鹽薪布帛爲急時張漢英守樊城募涸者實蠟書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進援旣至隘口守者見積草頗多鈎致欲爲焚爨用遂爲所獲於是郢鄧

之道復絕矣旣而荆閩移屯舊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軍中號張貴爲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思奮是歲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礮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江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屯兵數眾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絕援聞救至人人踊躍氣百倍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

順軍中爲之短氣越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然自此圍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撤星椿雖魚鼈不能度矣外勢旣蹙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椿若柵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克日旣定貴提所部軍點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撻者貴驚嘆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斷縵破圍冒進眾皆辟易旣渡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爲無底船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透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勾林灘將近龍尾洲遠望軍船櫛櫛旗幟紛披貴軍皆喜躍舉流星火

以示之軍船見舉火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軍皆北軍也蓋夏軍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矣北軍蓋得逃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至是旣不爲備殺傷殆盡貴身背被數十鎗力不支遂爲生得至死不屈此是歲十一月十七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輿尸至襄以示援絕且諭之降呂帥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爲立雙廟而記之以比巡遠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天順者與順貴同入襄及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守地分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觸柱數回投身火中而死此事親得之襄州順化老卒叅之眾說雖有微異而大意則同不敢沒其實因直書之以備異時之傳忠義者云

柳耆卿風流俊邁甲於一時就死葬於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

遇清明日多載酒肴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獨醒雜志原注

退傅張公光化人少時薄遊武當村舍主人將殺以祀鬼安臥室

中誦六天北地咒巫者見星宿覆其上怖而止江鄰幾雜記原注

太傅張公光化軍人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喪其父母少孤貧讀

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

士亦不强曰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下及第久困

選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知邵武縣還朝以文贄楊公大年

比三日至門下連值楊公與門下打葉子門吏不敢通公亦弗去

楊公急自牕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為文以為有宰

相器未幾薦為御史尋充壽春王友由此附會遂登臺輔然公寬

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為魚奏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巽

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賜服晚年致政猶時時遺守仙物不絕答

書皆親筆書語皆稠疊勤拳其敦篤如此青箱雜記

宣和中予客唐州外氏吳家時襄陽府光化縣村人耕穴一冢得

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鼎腹皆雷紋中有虬形兩耳為饗養足為

蚩尤制作甚精一足微蝕損尙可立也表舅唐愬端仲數十文得

之以余舅氏順圖好古博雅乃以歸之而強名曰虬鼎且作歌以

紀之予得熟觀焉予以為古之鼎無若無蓋而足皆圓直無作獸

形者此乃敦耳端仲以其腹高如鼎而敦乃形匾故名之為鼎耳

其饗養蚩尤與李伯時所畫古器圖小敦耳足正同但小敦耳之

兩獸開口有飾玉處古之玉敦多如此也此器乃無飾玉之狀復

無款識耳又案呂氏春秋云周鼎饗養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

其身此蓋周器也古器多為饗養蚩尤者深戒於貪暴也兩舅皆

以予言爲然乃祇名曰虬敦極寶惜之

墨莊漫錄原注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卽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餘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矣可從未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旣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卽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旣無疑可稍遷以慰其心上然之聞見近錄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於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繚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錢如是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吳

日書數端

避暑錄話原注

太嶽太和山元武修真之地也以非元武不足以當此山故曰武當今崇奉爲宮殿觀祠者三十六焉絕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金爲像照耀上下皆我太宗文皇帝之創建也至若太和宮之聖像從官皆銀爲之而飾以金神帥十人皆銅爲之而鍍以金玉虛宮中之聖像與從官者皆銅而金鍍之水火二堂以銀以銅各從其像其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也此憲宗皇帝之所範也一得於太宗道宮碑文一得於憲宗神像之記世人不知咸以武當金殿聖像種種皆黃金非也

七修類稿原注

新唐書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於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廢居於均又遷於房州案舊書嗣聖元年

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於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於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為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采而誤

日知錄原注

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庭中此宮基址大抵在巨石之上惟藥水一穴徑二尺以來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老相傳云昔有二鶴棲於雙柏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以淬刀劍銛利倍常因名藥水雙柏夾井至今猶存魏周之閒敕構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仙洞室因名九室宮室北五里有湯口村昔有溫湯院宇整麗郡人浴於此廬陵王在郡之日愛女年幼浴於湯中遇癘而夭自此井泉涸竭今為陸陵矣初女歿之後密夢於其父云湯下陰闇願置燈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今並泯滅無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

錄異記原注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七

房州西門外三十里有石崖極高峻其下為石室道觀在其側曰九室宮土人相傳云陳希夷隱於華山時亦嘗居此地石室乃臥閣也民焦老者居山下陳每日必一訪之且至則二鶴翔空飛舞而下焦氏以此候之傾家出迎具茶果延佇經歲常然一日告去焦曰先生將何之曰吾欲歸三峯耳焦父子強挽留之不可而問曰汝家何所欲官耶欲富耶焦曰窮山愚民不願仕倘得牛千頭志願足矣陳笑曰易事也攜與俱行一山後指一穴曰異日葬於此當如汝志遂別去及焦死其子奉柩窆於所指穴數年閒貲產豐盛耕牛果及千頭迨二百年子孫尚守其舊業牛雖減元數然猶豪雄里中鄉人名其處為焦老墓田

夷堅志原注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

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大如扇翔舞花間有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途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

傳敕曰敕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
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
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卻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
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
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
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
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
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
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
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
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
歸矣遂卻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

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卻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惟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眞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處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博異記原注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令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斂時五福一段謂此卽爲民祈福也

鶴林玉露原注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完

金璧字天粹長林人山谷在荆州時有與天粹帖又有字說

山谷集

孫叔敖海濱趙氏註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尙遠而史記稱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或曰進自虞邱子或曰沈尹莖力或曰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今不可考矣余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令尹薦艾獵艾獵乃薦賈之子賈字伯贏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囚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薦賈乃遣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鄙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徒世守封土莫顯

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雖兩屬臆見要理有可原

四書釋地原注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至舟中昭王怪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名萍實吉祥也惟霸者能獲之孔子歸弟子問焉子曰異時兒童之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之應也

說苑

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問其名不言而退

南史原注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辛

晉平王休佑在荊州哀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澈白若有破折者悉簡刪不受民間糶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悉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

宋書原注

荊州高齋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

金樓子原注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巨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旣而隨波湧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訖趨出外不見旣而文本就齋於自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

法苑珠林原注

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泊荆楚閒嘗半酣鞞履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枕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玉泉子原注

唐相段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煖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臺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爲此也

北夢瑣言原注

闍立本善畫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蹟曰定得虛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畱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隋唐嘉話原注

寶曆中荆州有廬山人常販橈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至

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意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以伺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糶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篋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其妻孥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眾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眾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辨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樁

就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蓋神仙之流也

西陽雜俎原注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以

荊州解及第號爲破天荒

北夢瑣言

唐咸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學識精博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

以束脩自給優遊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

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蟲爲鬻書而食

也第三變爲大蟲爲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上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請告華陰

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閭僻居不露行止旅舍無

煙藜藿不給未嘗隕穫於是成中令延接朝士有依劉之言宏農

韜藏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爲聞聽不至缺伸情

禮兼以入翰苑秉鈞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要圖令公過

志百七十二

雜記上

至

飾何當獎遇今宰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搜羅之命他日不過南中

一刺史耳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止受三十緡辨裝所剩

卻納朝廷號爲鐵補闕未久除道州牧卻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

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上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荆方

睦乃諷成中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主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

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宇泊司局有

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壯可知也飾非拒諫斷

自其意幕寮俯仰不措一詞惟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

下爲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泖泖卽

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

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成泖之名和州之號蓋前定

也同

清泰中荆南有僧貨平等香貧富不貳價不見市香和合疑是仙

家之香也

清異錄原注

漢乾祐中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扁鏽甚固

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以啓匣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建隆

中從誨孫繼冲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宋史原注

孫諭江陵人元祐末挂冠同時退休者吳師道梁宏朱光復賈亨

彥張景達布衣唐愈為七老會五日一集時人榮之

荆事搜佚

余甲子年侍親出蜀在荆南沙市申未聞見一星自東南飛往西

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一皇字丙寅吳曦叛

貴耳集

嘉熙元年命荆湖制置使於江陵別立貢院收荆門軍復郡士別

差官混試用十二郡元額混取以優之

通考原注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五

楊文定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溥問曰一路守令孰賢

其子曰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

台范理也溥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

先進遺風

鄧琮者精於醫人以疾求醫隨貧富不責報一日於途拾遺金五

十兩候失者不至乃揭帖招之無何失者至詢之果官徵之物夫

婦號泣將自經矣遂還之感德稽顙而去

鄂書

荆州有某氏子素亡賴一日於後圃築牆夜夢一美女子前拜曰

妾在地下數百載矣修煉將成明日大劫懼不可逃惟君救之妾

胸前有古鏡一枚君慎勿取但為妾復掩其藏誓報厚恩覺而歷

歷能記明日集畚鍤掘地未丈許果得一棺發之中有女子古粧

靚服顏色如生胸前有鏡方圓數寸寒光射人毛髮某憶夢中語

欲掩之其僕曰鏡必有異第取何害遂取之女子忽化為灰燼某

駭甚遽掩其棺是夜復夢女子泣告曰吾煉形已成爲汝所敗然自刼數應爾於汝何尤汝但珍護吾鏡吾當福汝遂寶鏡虔奉之鏡時時有聲一旦女子來曰楊相公開府江陵思得奇士共濟此功名之秋也試往軍門獻策吾當助汝時武陵楊相國督師駐荆某信其言遂往上謁楊公與之語某談兵料敵高議縱橫不可窮詰公奇之延至幕中每有戎機輒與叅決將聞於朝官之一日某以小過箠其僕僕竟死方在幕中不知爲計女子忽至曰無傷也君但暫歸休沐輿尸以出吾能護汝如其言至轅門忽輿中血出如注軍校輩驚視之得僕尸馳報府中召某問之但云罪當死旣而語以兵事亦懵然不復能對公怒究其故某始對以女子所教已都不知今鏡尙在公命取鏡鏡忽作大聲飛去自是女子不復至矣某竟瘐死獄中

池北偶談原注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齋

毛太涵者公安諸生也家甚饒背父早僮僕百餘至莫能辨一日思理家政僕有負嵎松滋者拘之不獲獲其婦歸數日婦經死夫遂夥親隨僕子約五十人白晝入刼破主腸而脂出毛妾劉故娼也力以身捍毛被創者數俄欲斷毛頭時六月初十赤日當空無雲而雷震者三羣凶股栗中止良久擁婦屍還松滋挾毛護行至十五里外一寺中稍息毛有友王光國挺身入凶黨視之曰吾汝無讐來何爲王曰惟無讐故來毛吾友也彼遭難吾視之吾情也與毛隈坐故不去無何塵起持鋒刃疾呼而至者幾數百人羣凶懼王曰汝但舍毛速走我爲政羣凶唯唯王乃督數百人追之至一港羣凶不得渡於是死刃下者一二十人溺水者四五人脫走半蓋王方挺身救毛時已陰促數僕檄眾來援又遣人將港船盡

移匿蘆葦中故耳

湧幢小品原注



寶元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卽江陵內翰之子一夕夢一吏白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廳宇願速葺不宜後時朱不甚爲意連三夕夢之方少異焉因語同僚亦盡異之然亦未加葺明日報至歐陽永叔謫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荆門朱感其夢待之特異將入境率僚屬遠郊迓之歐公臨邑亦以遷謫自處益事謙謹每稟白皆斂板於庭州將常伺之俟入門先抱笏降於階至滿任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於其孫集賢初平學士焉

玉壺清話原注

范諤字昌言夷陵人好學工文娶白雲郭先生頤正女爲妻夫婦絕相歡年過三十而郭氏死諤夢之如平生挽其裙曰與我同行諤謝曰汝不忘疇昔恩義至厚吾亦何辭但親老子弱勢難如願耳郭曰旣不可同歸須勿赴省試乃可自是諤屢舉於春官每在途惴惴然恐蹈不測雖無所患苦竟坎壈不第以沒勿赴省試之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姜

語斯其兆矣

夷堅志

元吳草廬集有毀曹操廟詩序云山南江北道憲司巡歷至夷陵毀冀牧曹操廟其議自書記申屠嗣發之然則嗣亦快士也唐肅亦有申屠子迪毀曹操廟文

居易錄

荆州有空舸峽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不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傳云洪水時行舟者泊爨於此餘燼插之至今猶

曰插竈

洽聞集原注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嬀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蔚宗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畱而重失信夷狄然蔚宗不言呼韓邪願婿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

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是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尙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案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冢晉以文王諱昭故

號明妃云

陵陽集原注

西瀼記稱少陵亦嘗居之有草堂遺址考少陵年譜以大曆二年居夔州瀼西草堂三年正月去夔有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詩三月卽至江陵秋移公安未嘗淹留巴東復有西瀼之宅蓋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五

士人以山閒之流通江者通呼曰瀼瀼西名適相類因傳會

驛程記

趙姑者施南崇寧里民人女也及笄未字餉父於田渴掬飲於溪久不返父呼覓不得惟見飲處插金釵一股夜見夢於父曰兒爲龍攝去不能生還明春豫於溪內插之以笱春雨雷鳴魚必夥卽以爲甘旨之供父如言歲頗獲利以此畢餘生焉村人以香楮往祝者亦必得魚至今相沿名趙姑魚而所插金釵則化爲鐵秋燈叢話恩施洪厓山高數百仞峻嶺崇巖爲全真棲游之所順治初有道士蔣某者入洪厓訪修煉地忽見茂林修竹中瓦屋數楹白板朱扉最爲幽潔履其室空洞無物惟粉壁題七言一絕筆勢飛舞墨跡猶溼詩曰頑石盤旋白玉松枝頭暗結紫芙蓉青雲有路終須到紅日光輝滿太空蔣諷吟數過默識其處次晨負笈至竹樹依然而舍宇杳如踪尋竟日終不可得又山中有巨杉恆隱藏沙土

內傳爲千百年物居人求之者持錐刺土嗅錐末有香氣則掘得之或負之不盡立表以誌其跡翼日往視並表亦失之矣同上

恩施龍洞山在城東七里山半有洞高廣丈餘洞口水極爲清淺內則淵深不測相傳爲龍窟也洞有潮子午二時輒應潮至之時有聲咄然則霧氣迷濛自洞中出而洞口水騰湧若鼎沸如是者三潮卽噴激上射高可數尺迅折而下匹練飛空勢若倒海砰湃之聲震溢山谷食頃始退落如初歲旱守令祈雨必焚疏通誠遣官往祭候潮至以瓶取水馳歸雨立降不誠則潮不至同上均嘉慶志

岳飛初封武昌縣開國子後子霖漕湖北過武昌吏民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有媪尤哀曰相公今不復來此矣霖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媪哭曰不善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與婿皆然人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七

以是知公感人者深矣

湖廣通志

辛次膺紹興中爲湖南提刑舟至武昌大將岳侯於江亭迎謁辛見之卽以明日具食旣宴迎辛入小閣執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寤而津吏報君至他日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後數年飛故部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新除御史中丞何鑄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縣舊志湖北布政司大堂東樓下有石刻明永樂中沈度書四十二章經字極端整以未椎拓故尙完好

趙邦周陝西鞏昌府成縣民壯也江夏劉士元官成縣尉僅三月忤鑛監被拘於曾城左右皆逃匿獨邦周從之及元獲釋邦周又送之還籍畱寓八年及劉死囑其子曰邦周自患難相隨十年我死當厚遣之邦周不忍去廬於墓鄉人義之言於邑侯徐魯人月

給穀一石不受復言於邑侯樊鍾陽又不受樊高其義立坊室前額曰義民之廬大司馬熊廷弼爲傳

湯雲山江夏人年百四十歲乾隆十年請旌建坊御書再閱古稀賜之在大堤口沈宗伯德潛有詩

子午石在八分山巔身方頂圓羣石環之嘉慶十二年總督汪志伊至山躬禱於正面鐫八分山之神左旁鐫子午谷八字後遇旱

禱皆在石前以上江夏志

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不利故皓徙都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裴松之三國志注引

漢晉春秋原注

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墉塙非王都安國養民之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美

處船泊則沈漂陸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

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吳志陸凱傳原注案御覽引武昌記作寧歸建業死不止武昌居劉逵吳

都賦注作不向武昌居

晉陶侃見文殊師利菩薩像送武昌寒溪寺隋末賊發眾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來辭瑞像像曰爾年老但任何得相捨遂依言任

博物彙編原注

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東海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

以送武昌寒溪主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荆楚

爲之謠曰陶惟劍椎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惠遠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

閣以奉之

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晉書毛寶傳原注

孟彥深字士源天寶末爲武昌令元次山居武昌之樊山新春大雪彥深以詩問之曰江山十日雪雪深江霧濃起來望樊山但見羣玉峯林鷲卻不語野獸翻有蹤山中應大寒短褐何以安浩氣凝書帳清著釣魚竿懷君欲進謁溪滑渡舟難次山酬云積雪閉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長吟未及終不覺爲悽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不能救時患諷論以全意知公惜春物豈非愛時和知公苦陰雪傷彼災患多姦凶正驅馳不合問君子林鷲與野獸無乃怨如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憂何時不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堯

發卒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稀皇天復何忍更又思斃之自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見君問何意只益胸中亂山禽飢不飛山木凍皆折懸泉化爲冰寒鑪近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時見雙峯下雪中生白雲

唐詩紀事原注

丁卯會食李令宅射於縣圃蘇子瞻言近獲一魚似鮎而四足能履地而行不敢殺復縱之江中或曰此鮎兒也

畫墁集

丙寅招蘇子瞻遊武昌樊山山之巔有郊天臺卽孫權卽位郊天之處食罷移舟離黃州泊對岸樊溪口蘇子瞻以舟涉江同詣武昌縣縣在樊溪之東隔樊山五里許卽吳之西都有吳王城同縣令李觀佐吳亮嚴岷及子瞻諸人遊武昌樊山步出西門涉寒溪迤邐步上凡兩寺在山中景致幽邃下寺有觀音泉澄澈可愛

同上

大中丞熊元乘先生五六歲時隨父乾齋公丞南海舟船五羊渡

口辟秋潮奔瀑比汎至樂觀水勢洶湧如山而來遂失足墮洋中
眾謂必不救而潮忽遽退百餘尺拯之水僅沒趾稍長補弟子員
讀書西竺卽吳王避暑宮山也一夕山氣冉冉逼人四顧岑寂
外月微明起覩之則虎也先生疾呼曰某鍾山川之靈當捐軀報
國寧餒肉虎口乎須臾帖耳而去及備兵太倉一玳瑁魚乘潮閣
沙灘爲海卒擊獲輿之天妃宮總戎楊尙忠請觀焉帶人俟械其
側將貫腮弔尾利其鱗甲魚忽噓氣若虹冲破宮椽三先生神之
命中軍昇到海口放馬觸楊舟中魚已逝復返昂首作謝狀良久
始去淡旬與倭戰我兵不能居上風失利將北眾見神魚揚鬣噴
沫鼓浪推瀾以助而倭船飄然下矣遂勝八敵大獲奇捷

熊桴三異記原注

武昌大中丞熊元乘始守太倉以倭亂罷繼奉旨討賊自效忽戰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本

敗兵卒皆鳥獸散有門卒金祥獨不去熊曰我死國分也爾何爲
乎祥曰公死國小人死公亦分也竟殿公後熊過橋寇亦登祥奮
死下橋肩而摧之橋壞寇墮水者六人熊得免已以屢捷晉熊郡
丞討賊如故一日熊與儕輩酌於郊寺祥忽大呼曰寇至矣蓋其
至氣見也時騎從皆失忽有乘馬過者祥推墮其人以馬乘熊而
親執其銜從閒道以歸故得免又一日傳飡舟中熊忽心動曰寇
至矣祥佐熊登小舟走未交睫而大舟寇據矣祥又以識地得免
熊在海上大小三十餘戰斬倭首三千二百有奇祥未嘗不在左
右屢經險得脫祥力居多寇平晉熊蘇松兵備以祥爲郡掾

息影偶錄

杜于皇少與劉克猷殿撰爲同學友後杜棄舉子業寄情風雅劉
及第後假歸入武昌界乘大舫儀從甚都及泊舟鄂王城是日大
風雪行人稀少見對面山頭有一人戴笠披裘倚樹看雪劉公審

視曰此必逸人杜于皇也及舍舟登岸造山上視之果于皇也大
喜攜手至舟對坐傾頃酒杜不及京邸一語所言惟詩古文進境
而已草履污泥躡踏談深輒引而前劉恐其寒欲以貂裘覆之不
敢進相對竟宵翕然各得也

柳崖外
編原注

武昌鄔進士汝楫爲桐城令縣試數日吏白請招覆公檢一卷與
之吏惶然請益與十數卷固請公曰一卷之外已爲多矣如不足
試卷在彼爾自挈幾束去屈日一卷生納卷公命少待吏環立公
危坐歛容讀再過命生坐坐定謂之曰向必欲招覆者誠有所疑
於生也今復何疑乎吾戴雙眸相天下士久如子厚福可一二數
耶餘姚生靈寶許不得專美於前矣是卽張文端相公也外十數
卷後亦科第有差乾隆十八九年文端之孫若震來撫楚召鄔之
曾孫諸生某語以故而厚賜之

白龍窠由樊口入山經吳王峴迤邐而東爲寒溪後山至寒溪塘
止濱江第一支爲月輪石古有圓石如月輪歲久崩入江中俗傳
石中有寶爲波斯賈鑿而去內第二支爲白龍窠窠之對山爲木
魚山山脈亦自寒溪後山出盤曲寒溪塘中形如釋氏所用木魚
故名白龍窠舊有祠相傳前代五月競渡江中累日不止龍舟分
五色有龍舟沈於江數日復出舟中人咸狂如醉醒告人曰適入
龍宮龍王觴我不復能飲食一二日皆死縣人以爲神聚而葬之
於此爲立祠久之廢人猶稱白龍祠云寒溪後山之陰曲處俗稱
倚子灣自此而上躋西山絕頂道中有廣燕亭遺址俗名草鞵山

以上武
昌志

光緒七年咸寧東門外居民葛東海掘土得古銅器其形方而微
長高三寸許或以爲簠或以爲簋未能詳也底載文武官六員將

仕佐郎達魯花赤伯顏承事郎縣尹劉傑進義校尉縣主簿馬瑞
縣尉王世融典史張文秀儒學教諭吳榮其監造則爲張崇德司
吏王國忠戴應麟又一行云延祐六年己未三月謹記今藏於學

宮咸寧志

西南村巫奉劉真人神像神名彥七相傳本邑人解道術旣歿而
人神之也嘉慶中天旱雩禱神判某日午時雨至則碧天無雲村
人咸謂絕望日將午俄見西方雲一片大如幅巾向東南行漸近
漸展羃空如濃墨雷電隨之大雨如注螺蚌青苔與雨交下則皆
雋溪潭中水也維時神像汗如蒸白氣沖上雨止氣始收村民感
其澤立祠祀之號曰應雨崇陽志

崇仙里何葛段山塹雍正二年葛姓耕農犁出一金片葉有似前
朝所戴國公帽片淨洗之片裏鐫有龔國公製餘字殘滅不可識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空

辨

石喬里桃花園有山名張家坡爲蔣姓世業乾隆壬午年霪雨山
塹坍出一燒磚墓誌面首題宋故溫氏二十娘墓記記曰溫氏生
乎崇陽縣霞心畝儒家諱沔者之女也年二十有四適通城縣石
喬里張君諱德恭字順之其先豪右乃諱珪之曾孫諱遂之孫諱
誦之子君少篤學長多能尤精丹青並傳於世得溫氏資以治內
溫氏賦性疎通馭事沉審以儉治身以勤治家以均平待子孫以
恩義睦鄰里又喜張君接賓客之賢者好教子弟生子四長安世
娶丁氏次縉娶應氏次裳娶王氏皆續父之丹青幼豸教以儒業
年十五使遊學四方後以進士待詔鄂州次應詔開封府孫男三
人曰琮瑾璞孫女二人皆其養育教誨享年六十以紹聖三年丙
子六月二十八日卒至十二月十七日癸酉葬華林山袁州柳岡

擇其地鄉貢進士周頌爲記於墓等詞惜豸進士科分應詔何事
未經詳敘以上通城志

太僕周雨泉初任銅陵縣令值海忠介巡撫南畿所過風紀凜然
郡縣日備菜一束豆腐一方此外無敢餽遺惟遙立江岸行禮而
已公獨持手版厲聲求見忠介問誰左右稱某知縣呵水手爲攤
跳板忠介心異之令登舟與語公曰大人清風勁節海內共仰昨
見蒼頭登岸析薪而下體無裳竊以爲過欲以家織布二端與作
禪耳海公破格笑而納之因疏薦焉大治志

吳處厚出知通利軍後以賈種民知漢陽軍種民言母老不習南
方水土詔與處厚兩易其任處厚詣政事堂言通利軍人使路已
借紫矣改漢陽則奪之一等作郡請仍舊蔡持正笑曰君能作真
知州安用假紫耶處厚積怒而去其後持正罷相守陳又移安州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三

有靜江指揮卒當出戍漢陽持正以無兵畱不遣處厚移文督之
持正寓書荆南帥唐義問固畱之義問令無出戍處厚大怒曰汝
昔居廟堂固能害我今貶斥同作郡耳尙敢爾耶會漢陽僚吏至
安州者持正問處厚近耗吏誦處厚秋興亭近詩云雲共去時天
杳杳鴈連來處水茫茫持正笑曰猶亂道如此吏歸以告處厚處
厚曰我文章蔡確乃敢譏笑耶未幾安州舉子吳某自漢江販米
至漢陽而郡遣縣令陳當至漢口和糴吳袖刺謁當規欲免糴且
言近離鄉里時蔡丞相作車蓋亭十詩舟中有本續以寫呈旣歸
舟以詩送之當方盤量不暇讀姑置懷袖處厚晚置酒秋興亭遣
介亟召當當自漢口馳往旣解帶處厚問懷中何書當曰適安州
舉人遺蔡丞相近詩也處厚亟請取讀篇篇稱善而已貯於心矣
明日於公宇冬青堂箋註上之揮塵錄原注案史稱蔡確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用郝處

俊上元閒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臺諫遂言確怨望范祖禹亦言之遂貶確嶺嶠其事蓋吳處厚發之所謂冬青堂箋註卽此事冬青堂蓋漢陽軍廳事也

趙嶮石墨鐫華補漢陽吳主廟有皇象碑書法在鍾元常上久矣殘泐康武功有搨本完好或云卽乾姜碑乃唐姜楚公臨本重刻姜用筆枯燥故有乾姜之名元人移置城南今亡故元黎蔚遊郎官湖有荒祠爲喜文翁笑口酌乾姜一片碑之句

明聖德神功之碑天順六年翰林院五經博士沈慶撰御史桂怡書在晴川閣

僉事普賢漢陽人進士寬徹漢陽人續文獻通考載皇明異姓有此二人

漢口鎮小河內藏鐵索其長不可數計順治九年河涸居民日拽之疊成山莫能窮盡明年水漲索仍沒考之博物者皆莫知其故

云

小軍山有小山圓淨如覆釜正對沌口登其頂方二三尺不生草木以足踏之則鏗然有聲似空中者或曰此金體也俗名之爲響山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劖石之內坎有白龜在焉獻而放之於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

偃曝餘談原注

蔡甸正街後徐氏園中樹木森茂素有靈響曾有人摘園中花卉頂上忽彈落四望並無挾彈者眾共異之後值修牡丹臺掘地得古碑書爲吳將軍丁奉之墓因亟封之

陳貞女漢陽縣人咸豐六年粵匪竄漢浮屍蔽江而下女屍逆流由江入樊口至柯家營土人取而葬之時方七月酷暑面如生年未及笄衣履襦裙閒皆有鍼綫痕縫綴甚密旣葬是夕土人夢貞

女告以姓氏里居並告以有嫂某氏同日赴水死其屍猶在巴河某處跡之果然時著靈異操香楮而來者男女常百餘人皆稱爲

陳仙姑云

以上漢陽志

漢泗合流處岸上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傳李斯刻石於此天下水府一十八處

朱家河在縣東十數里漢水經流處河下多石水涸始見中有二石大如磐時離時合俗呼公母石

明嘉靖元年封岷靖王第五子譽榛王於漢川卽今劉家壩相傳有七十二花柳巷金銀寶器土人常掘得之

文社始於唐前明萬曆末社事叢興最盛莫若復社幾社楚中入復者幾二百人林鍾任選有湖北復社名士考文章節義之士半出其中而同類標榜者干涉朝政清流之禍因之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奎

漢川林韶九順治辛卯副榜考鄉會副榜始明代曰激賞卷順治戊子由廩生中者選官由增附生者入監銓選庚子停選用康熙己酉裁革壬子仍准行改稱副貢

乾隆己亥夏有龍墮邑東之黃家山蜿蜒峰巒間不能上騰半拖山北半墜山南鐵甲錚鳴聲聞數里外如萬鏃之相攢擊者食頃有黑雲一片自東北來隱隱聞雷聲延至十里外洗甲湖中而去道光辛卯夏上游京隄潰西水泛漲過境悉成巨浸有鐵鐘浮水若木逆流至蘇河渡越日逆漂至縣屬涂家嘴皇恩寺側任持僧焚香誦佛募眾起之中有小佛身四皆倚鐘口若背負然上有誌云大明國河南汝寧府汝陽縣真陽堡募緣齋公楊法聰今在南陽府浙川縣香嚴寺發心募化普結良緣鑄造洪鐘一口計重一千餘觔入於大雄寶殿永充供養勸緣施主某本寺長老某湖廣

漢陽府漢川縣襄河嘴劉家塌糾首萬象欽謝漢忠吳志明謹同
喜捨信官某某等發心喜捨鑄造洪鐘入於本寺晨昏叩擊宏治
十年七月吉旦一時觀者稱異今鐘在皇恩寺

咸豐九年春縣北柘樹口河邊一帶二三十里有土穴中有水以
火照之則炎炎然若火井居民舟子見而異之有病者或投以卵
煮之即熟或取飲其水病皆得愈因而往取者甚眾後水漲遂沒

以上漢
川志

南嶽廟神蓋唐勇士張忭也有盜夜剗神腹方舉刃神轉首怒目
顧之盜怖死吳致堯令邑日神語以徙廟吳從之畚土得銅戟三
事案忭孝感人忭曾副南霽雲請師於賀蘭進明留而饗之霽雲
斷一指示不留忭亦斷一指及死節數日忭見夢家人曰吾得請
於帝爲南嶽司錄行人間賞罰未幾進明暴死若雷震然語詳南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矣

嶽志

婁公邑東洪樂鄉婁家畝人也不詳其名字白雲岩廟塑兄弟像
凡九里人遂稱婁九神云考元至正時紅巾賊起鄉民各立岩自
保婁饒於貲好義其子性善技擊食客數百人值世亂糾閭里於
白雲山賊屢攻不克全活甚眾有誣以叛者誘其家於邑西北之
義州城殺之里人哀思紀以碑曰滅婁府處今屹然存復立廟以
祀明末闖賊據德安邑人倚舊壘爲保聚賊帥白旺劇攻四十日
寨瀕危者屢矣一夕忽自拔營去後得賊謀問以故曰某夜見垣
上光明如晝有赭面金甲者九人身踞城灌其足於澗遂遁去即
沈大悟所云婁九冥助者也

白雲山
志原注

九龍眉山道需蜀宜賓人臨濟三十三世法嗣也參頂目瑞光禪
師倚欄獨立忽仆地撐起朗吟云觸背雙關事若何腳尖無路煞

淆訛倚欄踏破虛空鼻萬朵山河翠色多呈光付法自此直透濟
宗徧闡佛乘晚歸孝感示寂於九龍山付法五人語錄二十二卷
縣舊志

朱英瓌號復禮明楚東安王四世孫也初授宗正說禮敦詩孝友
著聞崇禎癸未賊張獻忠破武昌城瓌率子華櫛縋城渡江削髮
一瓢一笠避止孝感諸趙鄉李家菴甲申聞闖賊之難瓌悲切國
家振衣盥手北面再拜東向禪榻自縊而死里人程良騏出衣衾
棺殮殯於菴右康熙甲戌其次孫紀南自江南歸扶櫬遷葬於靈

泉山

縣舊志

祝匯字澤東幼時讀書諳練武藝眾莫能及中康熙庚子鄉試公
車北上車經中州投宿洪恩寺寺有二沙彌亦出自孝感因奉茶
掌示謹防二字同行駭然私詰之知爲萑苻澤也且曰諸君今夜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卷

不免矣同行駭極匯以絲衣濡水裂分爲二夜分果有數十僧排
闖入一僧左右手持刃當前直刺匯兩手以濡衣颺過雙刃持柄
連刃數僧前院有屏牆一躍而上大呼殺僧眾僧駭退同行得無
害旦白於官置法燬寺免者二沙彌而已

縣舊志
並原注

熊志契文端公子幼失怙恃才智庸劣聖祖末年眷念舊輔召見
志契欲賜科目問其所欲志契童騃遽對曰願策蹇驢遊都市中
聖祖歎曰賜履無子矣因遣歸後授翰林院孔目命上駟院賜驢
一頭以遂其志志契官四十餘年以孔目終乾隆丙午始卒年七
十餘

同年胡牧亭侍御人品孤高學問文章皆具有根柢然性情疎闊
絕不解家人生產事古所謂不知馬幾足者殆於似之奴輩玩弄
如嬰孩嘗畱余及曹慕堂朱竹君錢辛楣飲肉三盤蔬三盤酒數

行耳聞所費至三四金他可知也同年偶談及相對太息竹君憤
尤甚乃盡發其姦迫逐之然結習已深密相授受不數月仍故轍
其黨類布在士大夫家爲竹君騰謗反得臺事名於是人皆坐視
唯以小人有黨君子無黨姑自解嘲云爾後牧亭終以貧困鬱鬱
死死後一日有舊僕來哭盡哀出三十金置几下跪而祝曰主人
不迎妻子惟一身寄居會館月俸本足以溫飽徒以我輩剝削致
薪米不給彼時以京師長隨連衡成局有忠於主人者共排擠之
使無食粟地故不敢立異同不虞主人竟以是死中心愧悔夜不
能眠今盡獻所積助棺斂冀稍贖地獄罪耳祝訖自去滿堂賓客
之僕皆相顧失色

閱微草堂
筆記原注

同治六年大旱白雲砦下婁家坂有晉井村人胡姓掘之將及泉
以鈴綴繩繩下忽索鈴亂搖急拯之出則譖言曰此白相公井奈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突

何不祀擅開土人詢白相公爲何人答曰元平章白察罕也茂才
趙燮寅目覩其事則舊志載察罕隱居處爲白雲砦下非邑北之
白雲山也

以上孝
感志

萬勝黃陂人有智勇爲明玉珍將玉珍愛之至正十七年玉珍襲
重慶走完者都已而完者都自果州來會平章郎革歹參政趙資
謀復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玉珍遣勝攻之半年不克乃自率眾
圍之使勝以輕兵襲陷成都虜郎革歹及資妻子明年遣勝由界
首分道攻雲南元梁王走營金馬山勝以孤軍無繼引還久之以
勝爲右丞相張文炳知樞密院玉珍卒子昇嗣勝與文炳有隙密
遣人殺之文炳所善玉珍養子明昭復矯昇母彭氏令縊殺勝勝
於明氏功最多其死也蜀人或憐之

木蘭山之巔有土封屹然有石題曰季仙墓聞之父老云季仙卽

季道人雍正閒豫章舉人季姓逸其名屢試春官不第部檢楚中

縣令或云檢選黃陂縣令恥干謁久不得任或云曾任黃陂縣令棄職爲道士服浪遊

武湖灑源山中一時搢紳大夫文人墨士靡不樂與交者晚乃構

居木蘭之西峰自號蒼巖或云季本姓李名君巖日恆閉門僵臥落拓恢諧

率有神異人咸以仙呼之叩以行止禍福則不應漫與嬉笑怒罵

因人以適其趣實隱有所指而立驗如乾隆丙子科詹君啓謨陳

君鳳岡阮君文斐韓君智暨光斗試前擬占得失登山訪之犬蹲

於門不敢入呼曰主人翁何在季出笑指山下曰主人定在紅塵

界耳此中人幸有八口之家幸有狺狺者上下於其閒一彼一此

一呼一應其情文之交致苟同邑不啻同井就令同井家數時弱

一個半個而豈似塵外人之無在無在乎將誰主乎諸君昧不

察比入闈題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揭曉榜出邑之捷於是科

者七人五君而外又有陳君韶劉君鳳光而阮君僅得副車又一
日要所識會讌於野藉草跌坐手作微凹於地仰一瓦缶須臾珍
錯壺觴取攜於其中無不應手出者相與劇啖暢飲盡興而散今
計其歿百有餘年而稱道之所弗衰於人者其事多類此其說不
可殫述道人耶仙耶噫異矣以上黃陂志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差端午忽有病死經宿
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袒視左
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爲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
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內迭瞬
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篴吹
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爲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曰
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城南有繡花堤距城十餘里相傳唐時有麗人姓梅名雪操者居此堤沒後葬此迄今產花名金紫蓮以三月中旬開花初放如小梔子白色已放單葉紫色如宮粉黃心金鬚輕颺雅淡而清香靜遠誠逸品也

明崇禎癸未流賊破沔焚戮浮屍蔽河而下有王初華者購席率僮僕操舟援而痊之最後夢一女子拜語曰明日蒙公埋骨之恩願毋與僧同穴及醒晨伺於河得空棺旁一女子宛如夢中拜語者頃之一僧屍漂至乃別厝僧屍撈女子起衣裳履鞮皆縫紉至密初華妻陳氏出深衣一襲殮於棺擇高壟葬之在唐腦湖之杜嶺初華子瑞中康熙癸卯鄉科孫松品有詩紀其事

老屯田湖遇旱透底龜坼順治九年夏五月某日濱湖人忽見湖中水光盈盈隔岸人家林木影見水中俗名地鏡十七年秋八月

志百七十一

雜記上

辛

西湖姚家垵澤中忽樓臺森列人物往來自已至申微雨乃散此則水市如山市海市之比

馬五里中連院有重陽樹一株周二丈餘中分兩極似龍蟠而上自明迄今數百年雖屢遭大水蕩搖而根蟠葉茂毫無凋殘又東北里姚家院內亦有一株周十圍枝幹蒼秀屈曲如蓋十數年一枯十數年一榮

沈湖有蚌嘗夜吐珠紅光燭天湖上人家竹樹歷歷可數相傳珠見占歲熟光緒四年正月十四夜忽奇彩煥發村人細審曰此沈湖蚌珠也至光緒十二年正月復見歲亦稔

沔南柘子河有橋跨其上名寄木場橋傳言偽漢陳氏寄殿材於此故曰寄木咸豐丙辰歲旱鄉人掘井得古塚有殘碑剩字云世居慈母塔或卽指其地而音訛爲寄木也

仙桃鎮襄河濱水嘴岸坵露瓦鋼二上下合覆沿邊皆繪蓮藻質甚古有牧童見而異之戲以拾糞具叩焉歸卽寒熱嚙語謂老僧涅槃於此自明迄今汝何爲以穢器觸我童父母詢知其故備香燭詣謝童遂霍然爰有好事前往開視見老僧趺坐其中披袈裟執麈尾鬚髮如生指爪長數寸許座下蓮實滿焉羣驚異爲擇高原改葬之有取其蓮實敲食者與新實無異此光緒十年間事也

以上河陽志